

一夜歡情



作者

梁鳳儀

春風文藝出版社

一夜欢情

梁凤仪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一夜欢情

梁凤仪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方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7.5 印张

1995 年 8 月第一版 1995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-80576-683-0/I-108

全五册 单价：7.50 元

内 容 提 要

《一夜欢情》叙述了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，纯情女工爱上了英俊职员，将女人最宝贵的东西送给了他，给她种下了既甜又不幸的果实，为了这个孩子，他意心生杀机，原来他为了自己能挤身上层社会，正苦苦追求富家小姐，在漆黑的夜晚，在无限的海上，他把一条洁白丝巾绕在纯情女工的颈上

回到宿舍，已十点多，赵志豪洗过澡，躺在床上，怔怔沉思，想到萧馨对他痴情一片，而且早已把她处女真操贡献给他，他也希望有一天达成他们愿望，过着共同的生活。

不过，他心情非常矛盾，觉得目前职业的基础比一个家庭对他更重要，他应该全心全力工作，不要让儿女私情分了心，否则，他要在国际进出口贸易公司挣扎起来，怕不是容易的事了。

又过了几天，人事课主任对他说，专管经理室事务的阿李辞工不干了，打算调他做这工作，问他有什么意见。

“没有意见。”赵志豪说：“郭主任调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好了。”

“我所以先征求你的意见，因为你是陈先生的人。”郭主任说：“孙总经理的脾气很怪，要是捉摸不定他的心，很受他责骂，阿李就是这样跑掉的，所以别的练习生都不愿意调到经理室去工作。”

“我看总经理倒是很和气的。”

“说句老实话，他像香港的天气一样，晴雨无常。我在公司服务二十几年，也不敢说一定能应付他，不过，如果你能揣摸他的心，这倒是个好机会。以前有一个打字生，一年加了三次薪，要不是她结婚，若做到现在，他的薪水会比我高一倍。”郭主任侃侃的说。

“赵志豪听了，心里倒有着顾虑，如果自己也像阿李那样，岂不悲哉？但如果这是他的一次好“机会”的话，又似乎不容放过。

到底他接纳郭主任的建议，即日起料理经理室的事，好在他是陈骏仁的人，郭主任和陈骏仁交情好，对他特别关照，比方孙立德脾气怎样；习惯如何；放在桌上的文件，那部分应当如何处置等等，一一详加指点。叫他坐在经理室门口桌子上，一看到叫人铃的灯亮了，就进去听候差使。

赵志豪担任这新的工作后，心情颇觉紧张，坐在那儿，全神贯注瞧着叫人铃的灯色，灯子一亮，他马上进去，站在孙立德桌前，听候吩咐。

孙立德瞧了他一眼，还认得他，不经意地问：“你调到这里工作？”

“是，孙经理。”赵志豪恭谨的说。

“把这个拿去会计室给丁主任。”

“是。总经理。”

整个上午，他马不停蹄地工作，特别留神，绝对不敢出错，孙立德对他印象还好。

到十二点，赵声豪倒了杯冷开水，端进去放在孙立德桌上说：“总经理，你吃药的时间到了。”

孙立德纳罕地瞧着他，一面拉开当中的抽帐屉，拿出一小瓶药丸，放了两粒在舌头，用冷开水吞服了，说：“你怎知道我这时间吃药？”

“郭主任说的，叫我十二点和四点两次提醒你。”

孙立德笑了笑，没说什么。

又一个星期过去，赵声豪对这份新工作，也渐渐熟悉了，

他觉得郭主任的话不完全对，因为孙方德的脾气，并不如他所说像香港的天气，忽晴忽雨，他觉得他是非常和气的人，有如和煦的春风。这星期来，并未见他发过脾气，使他宽心许多。

星期六赵志豪领了第一次薪水，为了工作未足一个月，所得有限。他把陈骏仁的欠债还了他一部份；陈骏仁问：“明天你是不是要到新界去？”

“是，我答应过去看萧老伯和阿馨。”

“我跟朋友借了一部汽车，明天和你一齐去吧。”陈骏仁说：“我也很想见阿馨。”

约好明天早八点经过宿舍接他，赵志豪当晚买备一些食物。

第二天陈骏仁依时来接，同车渡海，不是搭公共汽车，小汽车可开到村口的大路。他们老远就看见萧馨站在惯常守候的那株大树下等他们。她梦想不到赵志豪这次会坐汽车来，车子在她跟前停下，她才发觉，看见陈骏仁同来，更喜出望外。

陈骏仁把车子停在路旁，然后三人一起循小路到新家，萧老头见两人同来，大出意外。赵志豪和陈骏仁都买了东西来送给他们，更使他高兴；尤其陈骏仁赠给萧馨的花绸料子，美丽夺目，萧馨披在身上，爱不释手。她日常穿的尽粗布的纯棉衣服，很少有这样美丽的料子，爱美是女孩子的天性，而且她正在初尝爱的滋味，更关心自己的打扮。

小屋子里喜气洋溢，萧老头拉着赵志豪，絮絮问及工作情形，是否应付得来；赵志豪照实告诉，他也替赵志豪高兴。

陈骏仁对萧馨说：“我没到这儿多年了，记得在山坡附近有一片草地，望下去，小溪流水，风景很好，你愿带我去重

温一下旧时的梦境么？”

“萧馨点点头，陈骏仁携着她往外走，经过小树林，就是他说的去处了。

陈骏仁望着远处的景色，笑萧馨说：“我记得小时候到这儿就爱放风筝，现在却觉得这儿最适宜小坐谈心。”

“可惜我大多时间是独个儿在这里，找不到谈心的对象。”

“现在我们可以谈谈。”陈骏仁拉着他的手，一同在草地上坐下。“我自从这次和你再见面，就希望有机会和你谈谈。”

“谈什么呢？”萧馨天真的瞧着陈骏仁。

“先谈谈我妈妈。”陈骏仁笑说：“他样样都好，只有一点叫我十分难对付的，就是太过于罗索了。”

“我知道表姨终并不是罗索的女人，你为什么忽然拿她做话题呢？”

“她的罗索，或者是忽然转了性子。”陈骏仁说：“不过，这值得原谅。我今天向你提起这事，也有道理的。你也清楚她只有我一个儿子，我爸爸去世已有多年，她艰苦抚育我成人，有着两个最大的希望：一个是我能自立生活，并且可照顾她老人家的晚年，这一点总算是达到了；第二个是希望我早日成家立室，多养几个孙子，这却使我非常失望，儿子今年二十五岁了，她从二十二岁那年开始，一直絮絮不休的跟我谈到这问题，可是她老人家不明白，婚姻的事不同买一件小东西，要符合自己心目中的许多条件才能结合，这三四年来我没有遇到合我心意的对象，因此她也一直失望，我时时看得出她为这事焦急的心情……”

萧馨听到这里，打岔说：“那敢情是你选择条件太苛了。”

“这也不是，我选择的目标，是先要确定对方和我在各方

面是否合得来，如果距离太远，我不会强求。曾经有一位新戚，介绍个富家小姐姐和我认识，大力撮合，我却想尽办法逃避，因为我知道就算追求成功，也不会有幸福的，我要找一个地位和我差不多的。”

“你的主意也很对。”萧馨说：“其实，照你这样的选择条件，适合你的女孩子很多，你不该叫表姨母失望这么久的。”

“她前几天还在向我罗索，但我对她说了几句话后，她的态度就改变了。”

“你说了什么话？”萧馨好奇地问。

“我对她说：你不用再焦急，很快就会有有一个好媳妇了。”

“我当真物色到一位作表嫂的好对象了？”

“我也替你们高兴！照我推测，你物色的对象，一定很够标准，可以不可以对我说说，她是个怎样的女孩子？”

“自从我再见到你之后，见你长得亭亭玉立，就忍不住将我的心情，全告了她老人家，我对她说道，阿馨表姐是我最理想的对象。”

萧馨听了，不由得两颊红到耳根，羞垂着头，不敢和陈骏仁的目光接触。

陈骏仁凝视着她，又说：“这几天，她老人家又向我罗索，一直催促我找你，一方面要快点确定我们的事；另一方面，希望我和你去见见她，她不见你很久了。”

“和你去见见表姨母是可以，但，那事情不可能确定的……”萧馨讷讷的说。

“不可能？”是因为……你不愿意？”

“她还不能结婚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答应过不离开爸爸的。”

“你结婚并不一定要离开爸爸的。”陈骏仁说：“关于这问题我也考虑过。我一向不赞成你们住在远远的新界，一则表姨丈做事不方便；再则，你们又不是靠农务为生，那小块的菜地，养几只子，不可能维持得你们的生活，所以我主张你们到城内居住。我妈现在住的是一幢租金便宜的老房子，房子很大，有三个房间，我住一个，我妈住一个，还有一个多余的，现在分租给人家，你们来了，可以住在那房间。有亲人同住一起我妈日子不会过得那么寂寞；同时，你也用不着和表姨丈分离。他到了城内，我可想法给他另找一份较好的工作；你们这儿的房地产，现在放了出去，可能有一笔可观的进账，拿去做点小买卖，或者在城内买一层楼收租，帮补开销，也很划算。”

陈骏仁的度划想得十分周到，但他不了解萧馨的心事。现在她芳心里只有一个人，就是赵志豪。她已和赵志豪有了夫妇的事实，只还未有机会禀明父亲，举行正式仪式罢了。她万不能再接受陈骏仁的爱；他的求婚，也不可能答应。

她讷讷的说：“我现在还没意思谈到婚姻问题。”

“我也并不立刻就要你结婚，只要这事确定了，我妈就可放下这宗心事。”

“表哥，其实你不该选我做对象，我觉得，在许多方面我都配不上你，你念过很多书，是个知识很高的青年；我不过是个乡下大姑娘。你该娶一个在城市里做事，懂得打扮的女人。”

“我要使我们将来的家庭快乐、幸福，所以选择你。我母亲也同意我的想法，她赞成我讨一个像你这么纯的好媳妇。”

“表哥，你对我这样好，我不愿叫你失望。不过这是终身的大事，不能让它造成错误；我们的结合，一点都不应该勉强。”萧馨委婉的说。

陈骏仁不由凝望着她，失意的道：“你的意思是说：你不爱我？”

“我感激你，我尊敬你……”

“但并不爱我？”陈骏仁一面难过之色。“为了什么原因？你认定爱了我不会得到快乐幸福？抑或你已另有爱人？”

萧馨只垂着头，许久没答话。

“如果你恐怕我不会给你带来快乐，那你是太过虑了，我对你的爱是坦诚真挚的，目前我们的经济环境虽不挺好，但维持一个小家庭和我妈的生活会很宽裕的。你和我结合后，生活是不愁，我将尽其所能，使你在未来生活中过得快乐。”陈骏仁恳切地说：“但，如果是因为你已有爱人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他沮丧地把话顿住，双眼凝望着萧馨，要从她面上得到答案；萧馨只感到难过，她不愿叫陈骏仁失望，但她和赵志豪相爱到如此程度，有什么办法不叫他失望呢？

陈骏仁忽然问萧馨：“坦白告诉我，你是不是爱上了赵志豪？”

萧馨见问，芳心不由重重一跳。虽然她没有勇气承认，可是这副神气，陈骏仁已看得出她的答话是一个“是”字了。

“从第一次带他去见我时，我心里就有这疑念，可是不能断定；我发现你对他特别关心，这当然是爱的表现……”

“骏仁表哥，你对我太好，不过……”

“阿馨，不要误解我，我是爱你，但并不勉强你爱我。如果你已有爱人，而你所爱的人，又真心诚意地爱着你，我绝

对无意横刀夺爱，也希望你将来的日子过得愉快，和你相爱的人生活在一起，你当然快乐的。”陈骏仁两眼发直地说：“你爱上赵志豪也很自然，他现在虽不过是练习生，但在公司里已有很好的开始，同事们对他印象不坏，他在几个练习生中最有希望的一个，将来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，当然他会使你过着愉快的日子。”

“萧馨依然羞垂着头没说话。陈骏仁顿了顿，又道：“你爱上赵志豪，这选择不错的，我只好自叹命不如人罢了。”

“表哥如果我们早一点再见面；如果我早一点知道你这意思……一定不会叫你失望的。”

“虽然失望，但并不难过。”陈骏仁忽然面露笑容说：“或者你听来觉得奇怪，我爱你，并不一定要占有你，看你得到幸福的归宿，我心里就感到宽慰。为了使你的生活过得更快乐更仁幸福，我还可从旁给你一点帮助，我的意思是说：或者我可使赵志豪更快的爬起来，这就等于间接帮助了你。”

萧馨无限感激的瞧着陈骏仁说：“你这样对我，真使我惭愧啊。”

“我了解爱情，这没什么值得惭愧的。”

他们正在谈着，忽听得有人远远在叫：“阿馨！阿馨！”是赵志豪来了。

“什么事？”萧馨朝他扬着手。

“萧老伯找你，叫你快烧饭，不要让你表哥回去太晚。”赵志豪走近她身边说。

“阿馨，不要麻烦了。”陈骏仁说：“我们可以回到城里吃。我们来看你，不愿你为我们多做工作的。”

“没多做工作，你们不来，我也要烧饭吃。”

“我们跟表姨丈谈一会就走。或者请他同到镇上去吃，我开了车来，很方便。”

三个人一起跑回屋内，陈骏仁向萧老头提出这建议，萧老头说：“好是好，不过太破费了。”

“我刚发了薪，吃一顿不成问题。”

却不过他的盛意拳拳，萧老头就不坚拒。把房子付之铁将军，四个人到大路旁，乘了陈骏仁的汽车，同到镇上。镇上虽比不上城里热闹，也有好几家馆子。平时没有什么生意，假日游客多，才都挤满人。萧老头到医馆找着邱世奎，邀他同到馆子，他是萧老头的酒友，有了他在座，当然增加几分的乐趣。

邱世奎也关心赵志豪的工作近况，殷殷询问：听了赵志豪所述，深深替他高兴。

只有萧馨因刚才陈骏仁向她示爱，她使他失望，心中颇感歉疚，座中一直默默无言；反是陈骏仁态度泰然，似并未因那事情影响他愉快的情绪。

陈骏仁知道两老嗜爱杯中物，再三唤酒，让他们喝个痛快。两个猜枚闹酒，大家喝得有六七分醉意，然后陈骏仁才分别送他们回去。

和萧馨分手时，大家显得有点依依。

“骏仁表哥，下星期再来吧。”

“我怕没有工夫了。不过，你不会寂寞的，志豪一定来。”

“爸爸和我都希望你能常来。”

你也可以到城里探望我，妈希望见见你。”

“很好，有机会我一定拜望表姨母。”

萧馨安顿好半醉的萧老头，又出门来，目送他们走出大

路。在回程途中，陈骏仁沉默着，只是开车，一句话都没说。他满怀热望走到新界来；现在却热望成空。

不过，他对萧馨说的一番话，也是由衷之言。他希望萧馨得到美好的归舍，她虽然不能接受他对她的爱，但从他的眼中看来，赵志豪也是个有为青年，如果他们真是彼此相爱，相信萧馨和他结合，也会得到幸福。

陈骏仁一路胡思乱想，尽力自解，渐渐也把心事抛开。坐在他身边的赵志豪，见他来时欢天喜地的；回程中竟显得如此沉默，心中很奇怪，但不好意思向陈骏仁追问。返抵市区后，陈骏仁的神色好得多了。送赵志豪到宿舍门口，当赵志豪下车时，他又把他唤住。

“什么事？”赵志豪一愣。

“你不会这么早睡吧？”陈骏仁说：“我想和你谈谈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“我们到那边冰室坐一会儿。”

要过饮品后，陈骏仁凝望着赵志豪，沉思半晌，才开言问道：“志豪，你在公司工作后，觉得怎样？”

“每个人对我都很好。我希望能够长久做下去。”

“你当然不愿意做一辈子练习生的。”

“我知道凭我现在的能力，除了练习生也没别的工作可以胜任，若要升职，除非学习更多的技能才行。”

“那你有什么计划？”

“我打算把你的债务清理后，利用晚上的时间补习英文。我看得出公司里所有的工作，几乎都与贡文有关，如果我的英文不好，就没法爬起来。”

“很好，你这主意不错，从明天起，你马上去读英文。”陈

骏仁说。

“明天……马上可是……”

“是，明天马上开始，我的债不要你还了。”

“这太不好意思。”

“你要升职，不单纯是学英文的问题；更重要的是把人事关系弄好，老板对你的印象好？”

“他对我印象似乎还不太坏。”

“如果他向我问起，我会帮你说话；不过还得要自己表现得好的，他对你满意。”

“是……是……陈先生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衷心无限的感激。将来若有出关之日，一定不会忘记你的大恩大德。”

“你知道我为什么帮你的忙？”

赵志豪茫然瞧着陈骏仁，他实在感到迷惑。

“因为我知道我表妹阿馨爱着你。”

“你……你知道？”

“是，她亲口对我说的。”陈骏仁正色的道：“我希望表妹今后日子，过得好得到幸福，这都看在你的身上了，我帮助你，要你有较好的发展，就等于间接帮了表妹；将来你有了发展，可千万别忘记表妹！”

“不会！不会！她对我这么好，我忘记她，还算得是个人么？”

“好，这我满意了。你努力占罢，有我和郭主任说话，你一定有机会。”

赵志豪听他这么说，心里极感高兴，当下他们分了手。第二天赵志豪果然依陈骏仁的话，找了一家英文夜校，报了名，即晚开始上课。

自这天开始，他白天在公司里勤恳作事；晚上回校上课，对功课也十分用功，回到宿舍，往往温习到深夜才睡。他学习的进度非常快，只有三个月，粗浅的英文已认得不少。陈骏仁冷眼旁观，也觉得他的向上心实在可佩。不过要替他说话，还稍歉过早，时机未到。

在这三个月中，几乎每星期他都到新界看萧馨父女俩；萧馨到过城里一次，探望陈骏仁的母亲；陈骏仁招待她在城里吃了大餐，才送她上车而别。

经过这段时间，赵志豪在工作上更熟习了，一切能应付裕如，孙立德的脾气，他揣摸熟了，从来没有叫他生过气。

一天，孙立德按着叫人铃，赵志豪连忙跑进经理室，听候吩咐。孙立德问道：“阿豪，你不是说过，从前在内地开大卡车的？”

“是。”赵志豪恭谨地点点头。

那即是说，你已懂得一切开车的技术，只差在这儿没有合法的驾驶资格吧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那么，你到交通部领一张学车纸，开熟了，就去领个执照好了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身份证办好了没有？领学车纸需要身份证的。”

“郭主任已替我办好了。”

“我会通知出纳，你学车的钱和领学车纸的费用，由公司付好了。”

“谢谢总经理。”

“赵志豪不明白他的意思，心里颇为疑惑；退出后，悄悄

把这事告诉陈骏仁；陈骏仁说：“这又是你的好机会了。”

“好机会？”赵志豪迷惑的瞧着他。

“是总经理司机朱平辞工了，大概他想要你接任。”

“这是个机会？”赵志豪有点不愿意。”在公司里若有生职机会，不是比做司机有机会？”

“做总经理的司机就不同，你有更多机会接近他。若有好的表现，他会直接见到；在公司里做事，有时你勤恳他也不知道，你的上级不给你报告，他是无人获悉的。”

赵志豪想了想，陈骏仁这话也有理；而且回心一想，开车正是自己所长，较容易表现工作能力。若等英文学好，才在公司工作上表现，不知什么时候才可以达到目的了。

于是他依照孙立德吩咐，把这事告知郭主任；郭主任打发一个熟悉交通部的职员陪他去领了学车纸，同时替他找一位教车师傅，即日开始学习。

赵志豪开车技术本已相当湛深，严格说来，他比教车师傅还要高，但香港道路情形却不熟悉，领了学车纸，每天只由教车师傅在旁指宁，走熟所有道呈，更有一半时间在九龙方面学习；这一来，过了一个月，他对港九重要道路，已十分熟悉，新界和港九郊区路线，也大致能稳记。

经过笔试后，再要应付一段中期试，他的支术是无懈可击。轻易就考到驾驶执照，可是也花上两三个月；在这段时间，他仍没放弃到英文夜校上课，因此特别忙，一天到晚，没一分钟空闲，只发利用星期日的时间学开车，这一来，他就不能每星期到新界去了。

他把这情形告诉萧老头和萧馨，他们反劝他不要浪费时间返去，虽然萧馨是那么惦念着，渴望着与他见面。